

開卷語

● 鞭鼓生

目錄

。識依不智依、四 。語依不義依、三 。經義了不依不 經義了依、二 。人依不法依，一 ；法依四



- 四四五 天成就人者多以逆
- 四四六 妙中寶
- 四四七 春有百花秋有月
- 四四八 疼痛是會被記憶的
- 四四九 道德的力量
- 四五〇 養正
- 四五一 望爾修身為萬民
- 四五二 念佛人多，往生者少
- 四五三 特別法門
- 四五四 修持
- 四五六 定在正念
- 四五六 看經念佛最妙之法
- 四五七 凡夫變菩薩
- 四五八 私淑
- 四五九 自家長短幾時量
- 四六〇 吃糖的螞蟻
- 四六一 誰比誰大
- 四六二 機感相通
- 四六三 皮囊雖好不多春
- 四六四 尼羅河水

天之成人者以多逆

人生於世，鮮少有人一輩子都平順又安康。有人在年少時，就失去依怙，自幼便無人關懷撫育，自生自滅。也有人中年喪偶，孤寂悲苦，獨自拉扯兒女長大。更有人晚年染疾，病痛纏身，頻頻進出醫院，既無奈又無力。是啊！環顧身邊的親朋好友，左鄰右舍，有幾位的人生是平順又安康的。毋怪乎家中老母，每每觀看日劇《阿信》的故事，總是老淚縱橫，因為她的一生，比阿信還阿信啊！

印祖說：「天之成就人者多以逆。」老天爺以逆境來培訓一個人。雪公也說：「人在順境不能成就。」愈能挺過逆境的考驗，心志就愈堅韌。學佛之人，面對一樁樁一件件的人生無常，一定要學習勇敢面對，轉換心態。佛陀在《八大人覺經》，第一覺悟上便開導眾生：「世間無常，國土危脆。四大皆空，五陰無我。生滅變異，虛偽無主。心是惡源，形為罪藪。如是觀察，漸離生死。」

面對詭譎多變的人生，不覺悟也得覺悟。生病了，身體做不了主，總得認命調適，絕處找活路，怪天怪地怪命運，也換不回青春與健康。遇到災厄與挫敗，印祖說：「試思世之勝我者固多，而不如我者亦復不少。但得不飢不寒，何羨大富大貴。樂天知命，隨遇而安。如是則尚能轉煩惱成菩提，豈不能轉憂苦作安樂耶！」

跳脫生死，永斷輪迴，是今生得聞佛法的最大收穫。如果讓你一輩子無災又無難，盡情吃喝玩樂，又心想事成，是福祿壽的十全之人，請問你還有跳脫生死的願力嗎？佛法言慈悲，慈是與樂，悲是拔苦。人們終日得意烜赫，怎會覺得有苦須拔除？怎會與佛感應道交呢？「憂多道轉親」，大家不用害怕逆境現前，當作是老天爺佛菩薩的大考驗、大提攜，也是助道的因緣。藉此轉煩惱成菩提，化憂苦作安樂，但求速速出離，不求現前順遂。

寶中妙

布袋和尚有詩偈言：「老拙穿衲襖，淡飯腹中飽；補破能遮寒，萬事隨緣了。有人罵老拙，老拙只說好；有人打老拙，老拙自睡倒。唾涕在面上，隨他白乾了，我也省力氣，他也沒煩惱。這樣波羅蜜，便是妙中寶。」

做得到嗎？個人的生活，粗衣淡飯，或許還可以將就過日。一旦有人，無理地罵你，打你，進而侮辱你，可以忍下來嗎？這是很不容易做到的事，是修行必經的境界，是「忍辱」波羅蜜的功夫，做到的，就是菩薩了。

出家菩薩的袈裟，又稱為「忍辱衣」。因為以忍辱之心修行，能防抵一切外來的魔障，所以忍辱衣為袈裟的總名。從前釋迦牟尼佛，在因地修菩薩道時，就曾多次做忍辱仙人，專修忍辱行。一般世俗人，平日生活，總順著自己的七情六欲過日子，被侵惱了，就發瞋恚心。被驚嚇了，就發畏懼心。惟有遇到順境，才生歡喜心。因此生生世世在生死洪流中輪轉。再說，世間覺受，苦多樂少，稍不順心，就怒氣衝天，瞋火中燒，進而腦門發脹，失去理智。社會上層出不窮的遺憾，就在那點瞋惱上，家毀人亡，難以回天。

而學佛修菩薩道的人，深刻明瞭要跳脫生死糾葛，就不能任由情緒隨意發洩，凡事應自我抑制，修行忍辱。生活上簡單樸實，少欲知足。與人相處，守分隨緣，悲憫寬容。語云：「沒有天生的聖賢，自然的菩薩。」聖賢與菩薩，都是點點滴滴，積功累德，逐步修成的。能夠忍一時則風平浪靜，退一步就海闊天空。壓下了瞋火，成就了忍辱行，這就是妙中寶。釋迦牟尼佛也是這樣走過來的。

春有百花秋有月

「春有百花秋有月，夏有涼風冬有雪；若無閒事掛心頭，便是人間好時節。」這是宋無門慧開禪師的詩偈。詩偈是這麼的淺顯，春夏秋冬，搭配風花雪月，老弱婦孺都看得懂。禪師的悟境要如何解讀呢？若無閒事掛心頭，便是人間好時節。

何謂閒事啊？修行人只要跟增長智慧，斷除煩惱無關的事，都是閒事。一般世俗人，閒閒無事，就吃垃圾食物，聊八卦新聞消磨時間。而垃圾食物一旦吃進身體，體內器官就慢慢起變化，肝腎會代謝不良，血管也會開始阻塞，高血壓、高血脂就一一出現。身體原本無事也就變有事了。再來人們一再將別人的是非，或自己的煩惱，輾轉地傳播或重複地講述，這樣亂糟糟過日子，生活怎會平順呢？

話說遙遠的堯時，有一位高士許由先生。為人據義履方，邪席不坐，邪膳不食。堯認為許由有治理天下的能力和德行，就想把天下讓給許由。許由不接受，逃避到箕山之下隱居起來。後來，他的行蹤還是被堯知道了，就派人召許由為「九州長」，許由聽後，不但沒接受，還跑到潁水之濱洗起耳朵來，正洗著，碰到了另一位高士朋友巢父先生，牽著牛要來喝水。

巢父問：「老兄，你在這裡洗什麼呀？」

許由將來龍去脈告訴了巢父。哪知巢父竟生起氣來說：

「哎呀，老兄，你只顧洗乾淨自己的耳朵，卻沒有想到將這麼不乾淨的話洗到水裡，把水都污染了，我的牛怎麼能喝呢？」

說完，巢父遠遠地把牛牽到遠遠的上游去喝水。

高士們隱居自己的行蹤，遠離名位、權勢與財富。連被徵召為九州長的消息，都認為玷汙了耳朵。甚至連牛都不讓牠喝洗耳的水。高遠的氣節，令人敬佩。那麼，修行人要認真經營自己生命中的好時節，是不是也該放下心頭掛著的紛紜閒事啊！

的憶記被會是痛疼

手的肌腱發炎，也不是很疼，但抬舉到某個角度就不舒服。碰巧到醫院探病，順便掛號聽聽醫生怎麼說。神經內科醫生說，要趕快吃藥，讓它不疼。因為疼痛會被記憶，而記憶被再現且伴隨情緒波動時，會造成焦慮和憂鬱等精神疾病。因此，對於疼痛需儘早緩解，這是阻止疼痛記憶形成的對策。

疼痛被記憶？舉例：有因糖尿病被截肢的患者，卻有幻肢痛，竟會對不存在的肢體感到疼痛。帶狀皰疹神經痛的患者，有連衣服接觸到皮膚都會疼痛不堪。實在難以想像，疼痛會被記憶，那不就說，一旦被記憶了，就痛個不停。所以醫生說，愈是忍痛，愈會拖到大痛，病患小痛就要治療，切莫忍到難以收拾。

如果念佛也能夠被記憶，那該多好！聽說很多老蓮友，晚年或被病苦折磨，或年邁體衰，或失智失能，臨命終時，都無法提起佛號，甚至茫茫然問：「念佛要做甚麼？」念佛人，都期望臨命終時，能夠正念分明，身無病苦，心不貪戀，意不顛倒，萬緣放下，蒙佛接引，往生西方。所謂：「願我臨終無障礙，阿彌陀佛遠相迎。觀音甘露灑吾頭，勢至金臺安我足。一刹那中離五濁，屈伸臂頃到蓮池。蓮花開後見慈尊，親聽法音可了了。聞已即悟無生忍，不違安養入娑婆。善知方便度眾生，巧把塵勞為佛事。」

由疼痛被記憶，談到希望念佛也能被腦神經所記憶，實在是癡人說夢。凡夫臭皮囊，再怎麼修護醫療，總是有關卡極限。還是務實點，時不可蹉，趁體力精神還做得了主，一氣做工夫，確實念佛為是。

量力的德道

道德是維繫社會善良風俗的基石，它是亙古不變的道理。如果反其道而行，社會必然大亂。

人類成長的過程，幼年時期，由父母或長輩教養及提攜，上學後，有師長的教導及同儕的互相學習，人格便日漸養成。如果，有緣走進佛學圈，經由戒律的規範，及掌握了「諸惡莫作，眾善奉行，自淨其意」的佛法重心，道德的實踐應更臻務實。而不論出家與在家，起心動念總要在道德的軌範中自我約制。即便非佛教徒，在世間從事士農工商，也要取之有道，否則便是強取豪奪，詐欺害人的行爲。

最近臺灣社會發生了多起負面新聞，如大財團製作黑心油，知名作家劈腿等。一是貪財，一是貪色，財色這兩條將人拖往地獄的利勾，張牙舞爪地，在世間揮舞著。貪財者若一面造惡謀取黑心財，又一面吃素捐善款救災，來粉飾惡行，這是偽善的行爲，扭曲了佛陀「諸惡莫作，眾善奉行」的指引。雪公有詩云：「我正責人過，山僧低兩眉；只將因果理，直說不分誰。」而貪色者，同時耍玩多位異性朋友，這是蔑視社會道德力量的行爲，影響所及，積非成是，甚至連護短的鄉親都說：「現在社會不一樣了，劈腿不算什麼！」豈不知，道德是不分古今中外的，現代藝人流行劈腿，難道大家也跟著依樣效尤嗎？要知社會之所以能正常維繫，是靠著眾多人們的道德信念。信念崩解，是非不分，善惡混淆，這樣的社會如何引導下一代？

在世間，人們觸法了，有警察法院監獄來懲惡處凶。而游走在法律邊緣，看似沒犯法，卻破壞善良風俗的行爲，這要由誰來導正呢？男女的交往，要有道義與責任當後盾。所以心志薄弱的人，見色忘義，喜新忘舊，狀況初出，父母與親朋好友就要嚴加譴責。若果身繫名望，廣大群眾也要釐清觀念，群起而正是非，這才是道德的力量。這力量維繫著世間的和諧，失去這股力量，社會是充滿了欺騙，爾虞我詐的黑社會，生存其間，恐怕很快就會窒息而亡。

正養

家中陽臺種了一些蘭花，以前只要芽苞一冒出，就慘遭烏兒與蝸牛的襲擊，每每吃個精光或攔腰折損。今年靈機一動想到「套袋」，像葡萄萄與芒果一樣，用長長的塑膠套，套在花株上。一個月後，果然奏效，沒有一棵遭到毀損。心中一陣竊喜，唉！防蟲防鳥，像在防小偷一樣。但是美中不足，蘭花雖然開了很多，而真正可用來供佛的卻沒幾棵。因為花的姿態歪七扭八。哪裡出問題了？應是養植功力不夠吧！

看著一株株不怎麼優雅動人的蘭花，想到了這養花不就如同養兒育女一樣嗎？

孩子養得白白胖胖的，可不見得是身強體健。即便是身強體健了，也不見得會體貼懂事。所以孩子成長過程中會讀書，讓父母減少擔慮了，卻無法保證會是個有用的人。縱使出社會謀得一分不錯的工作，可以養家活口了，也不見得心地純正，行事光明磊落。

古語有云：「好兒不爭莊和田，好女不爭嫁妝衣。」真正能成為好兒好女的價值標準，是在孩兒的心地功夫啊！清代書畫名家鄭板橋，雖然晚年得子，卻不溺愛，他臨終前留下遺書說：「淌自己的汗，吃自己的飯，自己的事自己幹，靠天、靠人、靠祖宗，不算是好漢。」句句金玉良言，令人感動。

時值經濟掛帥，以財力論高下的社會，風氣所趨，年輕人也像浮萍一般，無根柢地隨風搖擺，不知輕重。學校、家庭、父母調教孩童，萬萬要以「養正」為重。否則像歪七扭八的蘭花一樣，上不了廳堂，成不了氣候，枉費培育的時間與苦心。

望爾修身為萬民

臺灣剛經歷一場翻天覆地的選舉，贏的一方說這是承擔責任的開始，我們會更加謙卑謹慎、艱苦奮鬥，在人民的監督之下，實現政見的承諾。輸的一方，也說要積極謀求改進，再度贏回人民的信任。生在臺灣的民眾，肩負著逃難的歷史背景，與統獨差異的難解習題，又期望經濟蓬勃，生活自由。執政者若非真正為百姓著想，很難達到百姓的期許。

想到宋朝名相寇準的一個故事，寇準自幼喪父，家境清貧，全靠母親織布度日，寇母常常於深夜一邊紡紗一邊教寇準讀書，督導寇準苦學成材。後來寇準進京應試，得中進士。喜訊傳來，當時寇母正身患重病，臨終時她將親手畫的一幅圖交寇準的乳母劉媽說：「寇準日後必定做官，將來如果他有錯處，你就把這幅畫交給他！」

後來，寇準果然當上了宰相，為慶賀自己的生日，他請來了兩臺戲班，準備宴請群僚。劉媽認為時機已到，便把寇母的畫交給他。寇準展開一看，是一幅《寒窗課子圖》，畫幅上面寫著一首詩：

孤燈課讀苦含辛，望爾修身為萬民；勤儉家風慈母訓，他年富貴莫忘貧。

這赫然是母親的遺訓，寇準再三拜讀，不覺淚如泉湧。於是立即撤去壽筵，此後專心料理政事。在宋朝，寇準兩次擔任宰相，景德元年，遼兵犯境，他力勸真宗御駕親征，最終訂立「澶淵之盟」，暫保北宋百餘年的安定，這盟約也影響了整個中國的歷史。可惜寇準因為性格剛毅，受到排擠，終遭貶謫，死於雷州任上。

「望爾修身為萬民」，賢母的叮囑，成就了一位歷史名相。而政治家的所作所為，終會被攤在陽光下受檢驗，尤其資訊這麼發達的時代，沒有修身的道德基礎，沒有為民犧牲奉獻的精神，如何執政呢？

念佛人少，往生者多

印祖云：「世之念佛人多，往生人少者，一以不依佛教，口說往生，心念塵境。一以不教眷屬念佛，並不預說助念之利益，及瞎張羅，預先抹澡、換衣、問事、哭泣等禍害。及至臨終，眷屬不唯不助念，反為破壞正念。功敗垂成，事依俗見，令亡人沉生死苦海，可不哀哉！」

「念佛人多，往生者少。」問題出在念佛人，沒有真正信願求往生，心中還眷念著世俗中的一切人事物。再者眷屬瞎張羅，當然無法幫助亡者往生。這是每位念佛人，都要面對的課題。念佛法門，是佛法中的特別法門，是可以仗佛慈力，現生往生西方的二力法門。如果未肯生真信，發切願，至誠懇切念佛，如何感召阿彌陀佛前來接引？平時更要殷切地接引眷屬學佛念佛，令知助念的殊勝利益與功德，否則冤親眷屬，來要債的，多於來報恩的，如何切斷宿生糾葛綿延的孽緣？又如何趁此生了脫生死，永斷輪迴？

放不下，是許許多多念佛人的盲點。有財的，面對家業、房產、鑽石、翡翠，總是念念不捨，可惜的是，大限來到，一丁點也帶不走。有家眷兒女的，總覺兒女們有的還沒成家，有的沒立業，心中諸多牽絆，真的放不下，然而古今中外，黃泉路上有哪位家人，可以結伴相隨而行？

且看蓮池大師的七筆勾：五色封章一筆勾，魚水夫妻一筆勾，桂子蘭孫一筆勾，家舍田園一筆勾，蓋世文章一筆勾，風月情懷一筆勾。當勾完了，對世間凡情的牽絆與愛戀，念佛人該放下的總要徹底放下。印祖又說：「念佛方能消宿業，竭誠自可轉凡心。」在祖師竭誠念佛的指引下，祝讀者諸君，新的一年，宿業盡消，道業日增！

門法別特

印光大師云：「修持法門有二種不同：若仗自力修戒定慧以迄斷惑證真，了生脫死者，名爲『通途法門』。若具真信切願持佛名號，以期仗佛慈力往生西方者，名爲『特別法門』。」

又說：「大家要曉得：仗自力修持，『自』有何種『力』？但是無始以來的『業力』。所以萬劫千生，難得解脫。仗阿彌陀佛的弘誓大願力，自然一生成辦。人身難得，佛法難聞，既到寶山，切莫空手而回也。」

修行的法門百百種，祖師大德們，一再地苦口婆心指引我們，唯有淨土法門，最易修持，也最易成就。只要深信，發願，念佛，無論何人，都可以往生，故曰萬修萬人去。但是這般特別法門，幾人信得及？尤其當今社會生病的人不少，加上資訊發達，訊息傳遞快速，人們爲求立即痊愈，很多有病沒病的蓮友，會聽信雜亂的言論，一下子找通靈的，一下子找去業障的，將自己或病人忙得團團轉。而詐騙集團，也趁虛而入，賣藥的，賣秘方的，賣靈水的，也就層出不窮。過程中，失財事小，因之吃錯藥，耽誤醫療而喪命者，就太冤枉了。更不用提了生脫死，往不往生西方了。

「明明白白一條路，萬萬千千不肯修。」那就沒辦法了。天親菩薩《往生論》裏有提到「無餘修」的修法。何謂無餘修？也就是唯修正行，不加其他雜行。是專稱阿彌陀佛的名號，或專門觀想、專門禮拜、讚嘆阿彌陀佛以及一切聖眾等，這無羈雜其餘的修法，就叫做無餘修。所以這念佛求往生的修法，乃是一切眾生速出生死的第一要道，也是一切諸佛疾成正覺的最上法門，吾等萬萬不可臨歧徬徨，以爲念佛法門簡便易行，而視作等閒。

持修

雪公說：「修行怎還持呢？《中庸》上有『擇善固執』，執即持，念佛執持名號，持，抓在手裡不放手。總持，一切法門，一律都抓到手裏不放鬆。此須何等能力，始能如是？所有一切善，均抓住，所有一切惡，怎麼都沾不上，如此就堅固，金剛不壞了，是陀羅尼的境界。」

一個人有修沒修，智者一望便知。從何知之？從你的舉手投足，你的視聽言動，你的揚眉瞬目，你究竟有多少斤兩，便都一一展露無餘。所謂「讀有字書，識沒字理」正是這個道理。臺灣老一輩的人，常說那些喋喋不休，口無遮攔，終日亂說話的人叫「破格」。人有人格，破了格，人格就不正了。而言為心聲，看那精神有病的人，終日喃喃自語，在說什麼？自己也不清楚，這也表示頭殼失控的人，心中是雜亂無章，了無分寸。同理可證，如果自己每天一再說個不停，豈不也瀕臨失控邊緣？

古人說：「話多不如話少，話少不如話好。」《論語》上還說：「有德者必有言，有言者不必有德。」少說話，讓精氣內存，即所謂的內斂。有德性的人，對所說的每一句話負責任。信口開河的人，為愛講話而開口，絕對是無法負甚麼責任的。

說到修持，得從基本的言行舉止修正起。常聞：「飯可以多吃，話可別多講」飯多吃了，撐壞的，只是自己。話講多了，由兄弟鬩牆，家庭失和到禍國殃民都有可能發生。我們學淨土的人，唯求現世保平安，臨終能往生。逞口舌之快，萬萬要戒之哉！

放眼看世界，天崩地裂的大災變，一再地發生，輕則死傷數千人，重則數十萬人。人命賤如螻蟻，瞬間就家破人亡，滅村毀國，何其驚悚啊！看看世界，想想自己，世間何其無常，國土多麼危脆，若還悠悠泛泛，不痛不癢地隨興過日，大限來時，呼天搶地，就為時晚矣！

念正在定

印祖云：「學道之人，凡遇種種不如意事，只可向道上會，逆來順受。則縱遇危險等事，當時也不至嚇得喪志失措。已過則事過情遷，便如昨夢，何得常存在心，致成怔忡之病？」

人生於世，遇不如意事十常八九。祖師告訴我們「凡遇種種不如意事，只可向道上會，逆來順受。」現代人，生活在物質豐饒的世代，吃穿無虞，一窩蜂追求感官上的享受。當慾望無法滿足，工作或人際關係遭到挫折時，人們的情緒常會受到困擾，壓力也會隨之產生。因之許多精神疾病，就在很多人身上發生，也包括修行人在內。

一旦身心不調，有人會陷於長期憂鬱當中，無法自拔。也有人會陷於長期躁動當中，無法安定心志。嚴重者，還會有幻聽幻相的症狀。更有人會終日惶惶，害怕被人傷害。

印祖又說：「汝既欲修行，當知一切境緣，悉由宿業所感。又須知至誠念佛，則可轉業。吾人不做傷天損德事，怕什麼東西？念佛之人，善神護佑，惡鬼遠離，怕什麼東西？汝若常怕，則著怕魔，便有無量劫來之怨家，乘汝之怕心，來恐嚇汝，令汝喪心病狂，用報宿怨。且勿謂我尚念佛，恐彼不至如此。不知汝全體正念歸於怕中，其氣分與佛相隔，與魔相通，非佛不靈，由汝已失正念，故致念佛不得全分利益耳。」

宿業是過去已造之因，遇緣會現出它該有的境界。古人云：「和氣致祥，戾氣致殃」雪公說：「事做過去，就無影無蹤了。但無形的一種聚結，勉強起個名字，叫它做氣。……一遇到機緣，是要發生作用的，這種作用，就是吉祥與災殃。」了解這層道理，就能平心靜氣，安然受之。進一步用至誠念佛來轉業。再說，平素裡不做傷天損德的事，氣氛上並不與災殃相應。而念佛十大利益中，也提到念佛之人，自有善神護佑，那麼怕甚麼呢？怕反而招來怨家啊！

總之，修行人平素就得長養正念，不論如意事、不如意事，都往道上會。以正念之氛圍，與佛相通。智者大師所謂：「臨終在定之心，即是淨土受生之心」。願共勉之！

看經念佛最妙之法

印光大師云：「世出世間諸法，無不以誠爲本。諸修行人，更當致誠。誠則業障消除，善根增長。凡誦經時，必須息慮忘緣，一心淨念，如對聖容，親聆圓音，不敢稍萌懈怠疏忽之意。久而久之，自可潛通佛智，暗合道妙。喻如陽春一到，堅冰自消。誠到極處，豁然貫通。此是看經念佛最妙之法。汝能終身依此而行，其利益有不可名言焉者。」

祖師智慧的言語，是修行人生命的導航。是引領世間航向聖賢的燈塔，也是出世間超凡入聖的寶筏。所謂「致誠」「誠到極處」最是關鍵，也就是雪公勉勵後學晚生「捧出心來給佛看」的意思。

話說明朝戚繼光將軍，篤信佛法，平日持誦《金剛經》，在行伍間依然持續不斷。某夜，夢見一位陣亡的士兵向他說：「明天我妻子會到您這兒來，請您爲我誦《金剛經》一卷，以便超脫。」隔天，那亡兵之妻果然前來，一如夢中所說。戚繼光當天早上隨即爲他誦經。夜裏又夢士兵託夢致謝：「感謝主帥親自誦經，因爲中間雜夾有『不用』二字，因此我雖然可以脫離痛苦，但尚不能超生。」

戚繼光深感驚訝，他回憶誦經時，夫人曾命婢女送茶餅來，他揮手拒絕，話沒說出口，但意思是「不用」。於是，戚繼光再度閉戶虔誦。當夜又夢士兵向他致謝，說已經超生了。後來，戚繼光時常將這件事告訴幕僚們，而故事也終被傳揚開來。我們應當領悟到，誦經念佛只要專心至誠，必能起大妙用。

「誠」之情狀，無形無體，卻可以通靈感物。《中庸》言：「至誠之道，可以前知。」古人還說：「至誠如神」「心誠則靈」。祖師所謂「誠則業障消除，善根增長。久而久之，自可潛通佛智，暗合道妙。」做人修行要成功，果真是「捧出心來給佛看」。

凡夫變菩薩

雪公說：「我們凡夫，自下生到死，短不了分別。凡夫的分別，是虛妄分別，平素又覺不出來。歷史上，自古以來，多少興，多少滅，分別完了，就造無限的罪業。所以凡夫虛妄分別，不幹好事。有了智慧，拿心一觀，就知道了。」又說：「咱們一舉一動，要小心謹慎。一切禍福，都是自己造，自作自受。」

人類打從下生，就因男女而起分別。在東方國家講究男尊女卑，而中國大陸更因一胎制的關係，竟有女嬰，下生後就被爺爺奶奶，在身上刺進了二十幾根縫衣針，這僥倖不死的女嬰，在二十八歲時，因身體不適，檢查後才發現真相。而其他不為人知的血淚故事，還不知有多少呢！唉！親如骨肉都因虛妄分別，而有此等情事。另外因金錢、名位、聲色、貨利等等的分別計較，更是紛紛擾擾，生生不息。上自帝王將相，下至平民布衣。這分別的戲，不都年復一年，週而復始地在天地之間搬演嗎？

生死凡夫就是這樣，一切身口意，遇境逢緣便隨之起舞，好似被一無形的金鐘罩困住，無端地起分別，莫名地造業，順理成章地受到報應，受報之後，愈起顛倒，而煩惱又於孳生焉。

話說人們在虛妄分別中，總是執著於個人的利害得失，計較於「自己吃虧，別人占便宜」的思緒中。這在佛法上，果要去粘解縛，重要的方法，竟是逆其道而行，要修行的人一舉一措，完全為利益眾生設想，這是成就正等正覺的總綱領。簡單說，舉心動念，要先為大家著想。心一動，就在眾生身上，籌謀的，只是對眾生有好處否？有壞處否？絕無有自己討便宜，別人吃虧受害的道理。

由凡夫的虛妄分別，造業受報，到處處為人設想。中間的距離，只在一念之轉移。所謂心佛眾生三無差別，我們的心，充塞著貪、瞋、癡，那就是愚癡的眾生。我們的心，佈滿了為眾生拔苦與樂的念頭，那就是佛的境界。川劇變臉的戲碼，十分傳奇，而由眾生變成菩薩的過程，更是剎那間零差距啊！

私淑

私淑是指因時空關係未能親自受業，但因敬仰其人，願承傳其精神，等同尊以為師。雪公有一首〈私淑〉詩，詩云：

「魯連不愛金，為展平生志。陶潛不好名，善養浩然氣。

二公皆我師，千古淑其義。顯世終自隱，歸田不求伎。」

之所以私淑魯仲連和陶淵明。乃因一位不要名，一位不要利，兩位都是風骨凜凜氣節高尚的古君子。

「魯連不愛金」，是說戰國時代，七雄各踞一方。齊國魯仲連以雄辯之力，幫助趙國免除秦國的圍攻。之後，趙國平原君非常感激魯仲連，要把土地封賞給他，魯仲連再三辭讓，不肯接受。平原君設宴招待他，並特別獻上千金以表酬謝。魯仲連回答說：「所貴於天下之士者，為人排患、釋難、解紛亂，而無所取也。即有所取者，是商賈之人也，仲連不忍為也。」於是辭別平原君，終身不再相見。雪公曾言：「終身不再相見」，是表示真的不要受金，絕非故作姿態，而要更多。

「陶潛不好名」，陶潛即東晉陶淵明，他的〈歸去來辭〉乃是一篇脫離仕途回歸田園的名作。歐陽修曾說：「晉無文章，惟陶淵明〈歸去來兮辭〉一篇而已。」陶淵明早年曾任江州祭酒，鎮軍參軍，建威參軍及彭澤縣令等職。後因當時政治黑暗，讓他一心想歸隱，「不為五斗米折腰」，於是辭官回家寄情於田園生活。陶淵明遺世獨立的氣節，樸實自然的詩風，感情真摯，意境深遠，有很強的感染力。對後世詩歌的創作影響大而深遠。

遠離名和利，生在塵網，何等不易！唯獨異於凡庸超俗之輩，才敢付諸行動。前人的風骨，斑斑點點都媲美日月星辰，永垂不朽。後人當汲取前人生命的精華，化作自己行為舉止的養分，不隨波逐流，從世間名利得失中覺醒。我們修行人也來學學雪公，私淑魯仲連和陶淵明，遠離名韁利鎖，作為淨化心慮的榜樣。

量時幾短長家自

「手攜刀尺走諸方，線去鍼來日日忙；量盡別人長與短，自家長短幾時量？」這是宋朝清珙禪師的詩偈，文字十分淺顯易懂，含意則發人深省。內容隱喻為人量裁衣服的裁縫師，手上隨時攜帶著剪刀與量尺，終日穿針引線地忙於縫製衣裳，在忙碌地為別人量製衣裳短長的同時，可有餘暇也量量自家的長短呢？

過去成衣業不發達，多半人穿的衣服，都要靠裁縫師一針一線的縫製。尤其過年前兩三個月，裁縫師總是沒日沒夜地趕工加班，的確無暇量製自己新年穿的衣裳。那麼一般人呢？

一般人生在世間，總離不開「吃吃穿穿」，有蓮友說，我沒學佛前，不重視吃的好壞，因為你在家中吃好吃壞沒人知道。但是，我極重視穿衣的質感，因為衣服穿出去，總會受到外人欣賞或批評的眼光。學佛後，聽雪公說：「凡夫之身，業重障深，終日為煩惱所牽。雖聞佛法，僅為因地學者，日常一切均應簡素，力避塵染，惟恐妨害道心。果地菩薩，乃滿分二嚴，百福具足。凡聖之別，一為纏縛，一為自在。故我輩凡夫，自應竭力出纏，求得自在，切不可悻悻懂懂。」愛美的穿衣人，就此努力回歸簡素樸實的學佛道風。

至於「量盡別人長與短，自家長短幾時量？」這可要匯到心地功夫了。量衣的長短，也可引伸到批評人的長短，及計度人我的是非與得失，心思放在這上面，就好像瘋牛鑽進了死胡同，難以脫身。真要出離世間的修行人，那就要將剪刀與量尺，回歸到在自己身上，對自己身口意的造作，與行為舉止的長長短短，仔仔細細地作一番打量吧！

五倫八德與六度萬行

雪公早年曾書：「守賢哲之五倫八德，學菩薩之六度萬行，盡我心身二力，要為社會謀福，要使群生獲度，方不虛此一生也。」以勉勵學佛弟子。

五倫即君臣、父子、兄弟、夫婦、朋友，這五層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係。這五種關係要，父子有親，夫婦有別，君臣有義，長幼有序，朋友有信。就如《三字經》上所言，父子恩，夫婦從，兄則友，弟則恭，長幼序，友與朋，君則敬，臣則忠。八德即指，孝、悌、忠、信、禮、義、廉、恥。五倫的維繫，要用這八種美德去充實。這是世間法，最基本要遵守的人倫大道。

另外出世法，則要學菩薩道的六度萬行。六度又稱六波羅蜜。這「六度」是「六種行之，可以從生死苦惱此岸，得度到涅槃安樂彼岸的方法。」六度分別是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進、禪定、般若。而萬行，則涵蓋菩薩上求佛道，下化眾生的一切善行。

古德云：「沒有天生的聖賢，自然的彌陀」，世間德行高超的聖哲，都是逐步躬身實踐，成就功德的。而出世間的彌陀，其修為也是積功累德，數數覺察與修正，屢屢遭遇失敗與挫折，一再提振心力，千錘百鍊而來的。雪公勉勵弟子要傾盡個人身與心的兩種力量，為社會謀福利，同時務必要使眾生都明白念佛，信願往生西方極樂世界的道理，這樣才不虛度這一生。

三言兩語的勉勵，包含極深的含義與道理。如果只當作是珍貴的墨寶而已，就過於輕忽了。仔細探索字裡行間，可窺探出老人家個人的修為方向，與對後輩晚生的殷殷期許。五倫八德，六度萬行，包含了世間與出世間一切德行的成就。這是要付諸實踐，才得以轉凡成聖，圓滿功德。

南濟——義之鄉情

雪公的故鄉濟南，是個泉城。自古享有「家家泉水，戶戶垂柳」的美稱。當走進了濟南，深入了解一點後，發現它真是個情義之鄉啊！

話說，在濟南趵突泉公園內，有一尚志書院紀念館。進門的屏風上刻有「賢人尚志」四個大字。另有丁寶楨的木雕像，下書有「讀書豈爲虛名誤，報國須教俗念空」。一八六九年時，山東巡撫丁寶楨創辦了尚志書院，學者除學習儒學外，還學習天文，地理，和算術。雪公年輕時曾就讀於尚志書院。

丁寶楨是清朝的中興名臣，又被稱爲「清代山東最有作爲的地方官」。他在山東做了十四年的巡撫。在任時，治理黃河，興修水利，誅殺患逆，整頓吏治，興辦洋務，體恤民困。時人對丁寶楨的清風亮節推崇備至，贊其操守「清絕一世」。他爲官十分清廉，不畏強權，不趨炎附勢，敢做敢當，堅持正義，爲民造福。當他離開山東巡撫升任四川總督之時，前去北京覲見當朝，慈禧太后還親筆題詞「國之寶楨」，嘉許他是國家寶貴的支柱。

丁寶楨出生在貴州，四十三歲時，到山東任巡撫，後在四川任總督十年，政績也十分卓著。一八八六年，六十七歲的丁寶楨逝世於四川總督任所，由於俸金多數用於濟困助教，這位封疆大吏病危時，竟然債臺高築，只好上奏朝廷：「所借之銀，今生難以奉還，有待來生含環以報。」山東父老聞訊十分悲慟、惋惜，請求朝廷將丁寶楨的靈柩運回山東安葬。靈柩運至濟南，當時士紳百姓爭相「郊野祭吊」，場面十分感人。丁寶楨遺體在華不注山麓與其先逝的前妻合葬。朝廷並允立祠祀奉。

丁寶楨在貴州、四川、山東，都被立祠祀奉。而山東人特別迎靈柩回濟南安葬的情義美行，實在令人感動讚嘆。丁寶楨的後人居住在濟南已有六代，說填籍貫時，寫的不是貴州平遠，而是濟南。《孟子·盡心篇》云：「何謂尚志？」「仁義而已矣。」雪公在臺灣弘化了三十八個年頭，想來也希望臺灣是個情義之鄉。

泉流響二七長廣

雪公往生已經三十年了。追思緬懷中，總會想到老人家的故鄉。雪公有詩云：「山在故鄉詩句少，人逢佳節酒腸寬」而雪公的一生，真正在故鄉濟南的歲月也只有三十年，且都在年輕時期。本期封面是泉城濟南七十二名泉之首的趵突泉，清乾隆皇帝御筆親題「第一泉」，同時也是濟南的三大名勝之一。

雪公的故居，在距離趵突泉公園約五百公尺的南券門巷內。老宅已有三百年歷史。濟南有大大小小幾十座泉池，所以被稱為「泉城」。趵突泉中央有三股泉眼，汨汨地噴湧著，長年不息。雪公曾說，在家鄉，水車特別多，人人都喝泉水過活，泉水多到濟南人還特別挑喜歡的喝。濟南人還很自豪地說泉水，是他們的魂魄。

現在的趵突泉公園包括趵突泉、漱玉泉、馬跑泉、皇華泉、杜康泉、滄泉、金線泉、無憂泉、鳶飛魚躍等多處名泉，基本上趵突泉泉群的主要泉眼都在公園內。漱玉泉邊有宋代女詞人李清照紀念堂。

每年元宵節，趵突泉公園都舉行大型燈會。看花燈、吃元宵、猜燈謎是濟南人正月十五重要的一項民俗活動。時至今日，每年賞燈人潮，都是成千上萬。雪公還有幼年元宵節賞花燈走失的故事。

趵突泉公園內泉池的周圍，種植了許多柳樹，垂柳搖曳生姿，非常優美，與泉池的靈秀組成了一幅優美的園林畫，尤其柳條柔軟下垂，是代表不忘本又謙下的美德。置身其中，讓人彷彿走入仙境，可以忘卻一身的煩惱。雪公在《還京草》詩中有兩句：「梵韻不隨人去滅，廣長七二響流泉。」讚嘆濟南七十二名泉，不因人的離去而消滅，汨汨的泉水聲，依然像佛陀的廣長舌一般，徹夜不停地宣演佛法。

囑叮的「變不」

雪公已往生三十年了。時光就像急流般，飛奔而去。記得第一次前往臺中正氣街拜見雪公的情景，還歷歷在目，怎麼已是四、五十年前的往事呢？

當年初聞佛法，滿腔法喜，爲了佛學刊物，前去向老人家邀稿。雪公笑盈盈地看著初生之犢的熱誠，慈悲地應允來者的要求。盛情地將筆者送到藍色的柴門口，還語重心長地叮囑：「你肯發心學佛，真是難得。重要的是要不變啊！」

回到蓮社，學長們圍過來問：「老師給你說甚麼呢？」

「也沒甚麼！只說要不變！」心想我怎會變呢？還不甚以爲然。

語云：「學佛一年，佛在眼前。學佛二年，佛在西天。學佛三年，佛化雲煙。」

菩薩輕輕的一句「要不變啊！」而凡夫眾生在昏惑的塵俗中，早就被翻攪得不知去向了。

幸運地，「不變」的叮囑，也像風箏上的那條絲縷，不時地拉扯那走失的靈魂。在遭逢困境，午夜夢迴時，也會慚愧地想要重回佛的懷抱。

再踏上華嚴道場，還沒上台的雪公在聽眾席，依然笑盈盈地向你走來，筆者只能羞愧地問訊後退。

簡單的叮囑，卻是受用一生的保命符。信受淨土念佛法門的願力，不要變。默默發心，不求名聞利養的氣節操守，不要變。但求真心實意，不要大派頭，不作虛場面，走在菩提道上，護持正法，圓成佛道的心志，不要變。

大明湖佛山倒影

濟南大明湖，有一段美麗的傳說，在《老殘遊記》筆下曾描述：就是遠在十八公里外的千佛山，值天氣晴朗時，倒影會映在大明湖中，名爲「佛山倒影」。歷來很多學者都說那是杜撰的，而中國大陸在二〇〇八年因北京舉辦世界奧運淨化空氣，就讓大明湖畔的攝影師徐生翠師姐，捕捉到了它的實境。真是殊勝啊！

再說大明湖中有一座亭，面對千佛山，名爲歷下亭，何以這般命名呢？因爲千佛山又名歷山。唐朝天寶年間，北海郡太守李邕曾在此宴請杜甫和濟南李之芳等名士，當時杜甫作了一首詩，其中的兩句「海右此亭古，濟南名士多」就成爲濟南人最津津樂道的詩句。雪公常說名勝要搭配古蹟，才會顯出特色。歷下亭也因杜甫的詩句而名垂千古。緬懷著一千三百年前唐朝大詩人杜甫，與一百多年前的濟南名士雪公，我們來到大明湖打開歷史的門扉，試著與先人心靈交會。

雪公在《雪廬詩集·還京草·雜興》詩上說：

萬里歸來訪舊鄰，百家不見十家存。垂楊流水情如昨，祇是詩痕與畫痕。

話說民國二十六年時，發生了驚天動地的蘆溝橋事變，日軍大舉侵華，因此改變了數千萬中國人的命運。國民政府遷往四川，雪公也隨著奉祀官孔德成先生，半夜離開曲阜前往避難。八年後，民國三十四年，日本投降。隔年，雪公隨奉祀官府住在南京三年。其間曾陪孔上公返回山東曲阜三次，可是當中因爲道路阻隔，只有一次能回故鄉濟南。這詩正是當時作的。

「垂楊流水情如昨，祇是詩痕與畫痕。」濟南家家泉水，戶戶垂柳，十年戰火後，家鄉美景依舊如詩如畫，而街坊舊鄰，一百家當中竟然離散得只剩十家而已！雪公經過了那十一年的流離顛沛。殊不知，更久更悲苦的生離死別，在他六十歲以後的生命裏也悄悄地展開。